

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

印度之佛教 第十七章

第一節 秘密思想之濫觴

佛元八世紀以降，秘密教日見風行，以身語意三密相應行，求得世出世之成就果也。

一、密咒

密咒遠源於吠陀之咒術，信咒語有神祕之能力；藉表徵物與咒力，以利用神鬼精魅，俾達其目的。表徵物及密咒，乃至身體之動作，常若有神力於其間者。咒法之作用，分「息災」、「咒詛」、「開運」，或加「幻術」為四類，此與秘密教之「息災」、「調伏」、「增益」，大致相同。

原印度文明以《梨俱吠陀》為本；次組織補充之，成為《沙磨》、《夜柔》二吠陀。是三者，雖崇事神權，而未流成「祭祀萬能」，意象尚稱高潔，總名之曰「三明」。別有「阿闍婆吠陀」，以咒術為中心，乃鬼魅幽靈之崇拜，用以適應低級趣味者。

釋尊出世，斥婆羅門三明，而猶略事含容。於咒法、幻術，則拒之惟恐不及。《雜阿含》云：「幻術皆是誑法，令人墮地獄」。巴利藏之《小品》、《三明》、《釋塔尼波陀經》，並嚴禁之。其後，「阿含」、「毘奈耶」間有雜入，然見於現存經律者，以治病為主。佛滅二百年，分別說系之法藏部，推尊目連，盛說鬼神，始傳有「咒藏」之說。

二、大乘興給秘密思想以活躍之機

大乘佛教與秘密，無必然之關係，然大乘佛教之興起，則確予秘密思想以活躍之機。

1 大乘仰聖德之崇高，他力加持之思想乃興

大乘仰聖者功德之崇高，昔之世出世善並由自力以致之者；今則佛力無量，菩薩願大，他力加持之思想乃勃興。

2 外道、天、龍、夜叉與菩薩同化

菩薩遍入六道，龍、鬼、夜叉中，自應有菩薩存在。而佛弟子之編集遺聞，融攝世俗，既以魔王及外道師宗多菩薩之示跡，又以天龍、夜叉之護法，而謂傳自夜叉或龍宮。魔王、外道、天、龍、夜叉與菩薩同化之傾向，日益顯著。如梵童子之與文殊，因陀羅之與普賢，摩醯首羅

天成佛之與大自在天，其顯例也。其中，尤以夜叉為甚。

夜叉本為達羅維荼民族之神群。佛世傳有金剛力士護佛，《密跡經》即謂其為大菩薩，以護持千佛之佛法而示現夜叉者。說《十地經》之金剛藏，亦夜叉之一。《大智度論》謂夜叉語音隱密雜亂不易知，此與密咒之密有關。夜叉手執金剛杵，金剛乃常住不壞之寶物，因與真常論特相契合。自中印法難，安達羅王朝之文化大啟，大乘由此而勃興，夜叉即於此菩薩化。

後之傳密法者，謂龍樹開南天竺鐵塔，見金剛薩埵而後傳出；密典多以祕密主或金剛手為當機者，其間之關係，固顯然可見也。大乘佛教之演化為密教，雖千頭萬緒，而菩薩與外道、龍、鬼、夜叉之合化，為一特要之因素也。

3 字門陀羅尼「阿字本不生」為成佛之妙方便

《般若》、《華嚴》之字門陀羅尼，亦予祕密法以有力之根據。大眾部「苦言能助」，開音聲佛事之始。至字門陀羅尼，則藉字母之含義，聞聲思義，因之悟入一切法之實相。如「阿」字是「無」義，「不」義，聞唱阿字，即悟入一切法本不生性；此深受婆羅門聲常住論之影響也。其初，猶以此聞聲顯義為悟入實相之方便；繼則以文字為真常之顯現，以之表示佛德及真常之法性矣。以此，昔之密咒，用以為「息災」、「調伏」、「增益」，後則以密咒為成佛之妙方便。「阿字本不生」，固為其重要理論之一。

4 初期大乘密咒猶未太濫

龍鬼神祕之思想，雖逐大乘道而漸盛，然初期大乘經中，助佛揚化及受化者，多為人身菩薩，猶以入世利生、深智悟真為本。此期之經典，密咒之成分漸多，然多用以護持佛法，未視為成佛之道。且此項密咒，亦多後代增附之。如1《般若經》本無咒，雖說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是一切咒王」，實以喻讚般若之特尊。後人集出〈學觀品〉要成《般若心經》，則加以「即說咒曰」云云。2《法華經》本無咒，而〈囑累品〉以後之附編者，有〈陀羅尼品〉。3《仁王經》、4《理趣經》本無咒，唐譯則有。凡此皆足以見初期大乘之猶未太濫也。

三、密教與瑜伽者關切特深

密教亦稱瑜伽教，與瑜伽者之關切特深。

詳解脫之道，唯八正道，即三增上學。以正見、正思之慧學為眼目，以正語、正業、正命

之戒學為足。必心懷明潔，行止無瑕，而後以勇猛精進心，因正念以入正定（定學）。止觀相應，乃得斷惑證真。斷證有賴於禪定，而佛法不以禪定始，亦不以禪定為尚，取其攝心明淨而已。否則，離戒慧以入禪，未有不落魔外蹊徑也。

1 禪病日深，神祕之風日熾

佛世言禪定，推二甘露門，此皆印度常行之禪法，而佛資以為攝心之門。初以不淨觀，厭心切者多自殺，乃教以安般念，即以調息為方便而繫心入定。「風」、「脈」等瑜伽，即此安般之餘，而戀世心切者，末流乃與方士家言合轍。靜居入禪，其戒行不淨，慧眼不明，動機不正或不善用心者，常有種種身心病生，有種種可喜可怖境界現前。正本清源，莫如戒慧。

或者不務本而逐末：1 懸聖賢像、善神像，燒香散華以求護衛者有之；2 論宿曜吉凶，時日祥忌，山水利害，以求解免者有之；3 藉咒力、表徵物，請護法神以驅鬼魅者有之。禪病日深，神祕之風日熾。

2 念佛三昧

昔佛之世，弟子以不見佛為苦，夜行獨居而有怖畏者，佛嘗教以念佛、念天。念佛陀之智慧慈容；或念行善者必昇天，我既行善，復何所畏！以此強其意志，慰其脆弱之心。

禪者怖畏多，念佛乃為其要行，發為念佛三昧。不僅念佛之悲智，而多念佛之相好，住處之莊嚴（淨土）；求於此三昧中，佛為現身說法。所念者不僅佛陀，諸菩薩亦為觀想之境。殆佛與天混融之勢成，觀想夜叉等為本尊而求成就之密法乃出。

瑜伽師初出虛妄唯識論，又伴真常唯心論而大出密法。南北瑜伽者合流，三密瑜伽之教乃盛行矣！

第二節 祕密教之傳布

祕密法雖逐大乘而起；然獨立而成所謂坦特羅乘，則遠在其後。密乘學者欲託古以自厚，乃謂昔已有之，且大弘於龍樹。於佛教名德，如提婆、無著輩，莫不引以為密乘大師；傳說之紛雜，亦已極矣！

西藏傳密乘有事部、行部、瑜伽部、無上瑜伽部——四部。我國舊傳之密乘而流入日本者，有胎藏、金剛二大部，此二與行部、瑜伽部相當。無上瑜伽部後出，始弘於波羅王朝，趙宋曾略出數部，間有被禁不行者。

一、事部

事部則與日本所謂二大部外之所謂「雜密」者大同。

1 自理論言之，胎藏界明本具之真常心性；金剛界則詳於真常本淨性之修顯，並與真常唯心論之大義合。「雜密」則罕言理性，其修無相瑜伽，亦即妄以明空，不與天色身觀相合，真常之色彩不深。

2 言組織，雜密常聚佛菩薩鬼神於一堂，未若胎藏界等組織嚴密，秩然有序。其行法中，結壇場，重供設，誦咒結印，詳於事相而略觀想。其觀想本尊，則召請一外來之本尊而觀之，修畢則送之還，未直觀自身即佛也（大都如此）。

於祕密教之發展中，事部乃其未臻圓熟之初型，其流出實先於真常唯心論之盛行。佛元七世紀之末，（晉永嘉中）帛尸梨密多羅，即以善持咒術稱，來華譯出《孔雀明王》、《灌頂神咒經》矣。

3 初期之雜密，與北印之瑜伽師有關。《西域記》謂北印烏仗那人，「特閑咒術」；秣底補羅亦以深閑咒術著稱。西藏傳僧護以前，祕密法不無流行，烏仗那人多有得持明位者。初期來華傳譯密典與精閑咒術者，多北印及西域之龜茲人。龜茲之帛尸梨密多羅，善持咒術，無論已。佛圖澄姓帛，再到罽賓，亦「善誦咒，役使鬼神」。餘如北印菩提流支之兼工咒術，烏場（即烏仗那）之那連提耶舍，健陀羅之闍那崛多，且於隋世廣出咒典。沿雪山而住之瑜伽師，內有所見於定境，外有所取於民俗之咒術，以之自護，以之教他，事部乃漸行。

4 密乘之流布，常途多託始於龍樹，其初指《大日經》而言，請一論龍樹師資之傳承。

什公來華，惟傳龍樹、提婆，青目等之傳承不明。《付法藏傳》謂提婆弟子羅[目侯]羅；真諦傳羅[目侯]羅，以常樂我淨釋八不，性空者之轉入真常，可考見者，自此人始。

西藏傳羅[目侯]羅弟子有龍友，龍友弟子僧護。龍友之與龍樹，傳說頗為紊亂。龍友之師為羅[目侯]羅（跋陀羅），俗乃傳龍樹之師亦為羅[目侯]羅，其訛傳蓋可想見。又傳說與提婆同時，有本名如來賢而稱為龍叫（即《楞伽經》中之龍猛）者，弘傳唯識中道。龍友、龍叫與龍樹之傳說相雜，而有龍樹傳密之說。

以各種記載觀之，龍友弟子僧護時，行部始顯然流行於世。有龍智者，傳為龍樹弟子。或言玄奘於北印磔迦國所見之長壽婆羅門，即龍智其人。略後，勝天弟子毘流波，月稱弟子護足，亦從龍智學。唐開元來華之三大士，並自稱受學於龍智。密學之盛，與此老關係之深，可以見

矣！龍智年壽極長，傳出龍樹，殆即龍友或龍叫弟子歟！

事部乃咒法發展之雛形；其融攝真常之深理，以三密為行法，組成事理圓具之密典，疑即龍叫、龍智其人。

二、行部、瑜伽部

行部之流行較早，以「菩提心為因，大悲為根（本），方便而至究竟」三句義為大本。明十緣生句，頗類於《般若》之說。然菩提心指自心本具真常性德，方便則多明隨機適化之行，可謂真常化之般若也。瑜伽部之《金剛頂經》，明五智成身，蓋後於唯心論之盛行。

行部、瑜伽部之流行，已漸自北印而移入南中。後期之性空者，佛護、清辯弘法於南印，並轉入密乘。《西域記》謂清辯入那羅延窟，實即學密之謂。中印之月稱、智藏，下至靜命、蓮華戒，亦無不學密。無著學系之遊化南中者，如陳那、護法、法稱輩，西藏並傳其與密有緣。唐代來華之傳譯密典者，亦以南印，尤以中印度為多。蓋時祕密之思潮，立本於真常、唯心、圓融、祕密、他力、頓成，融性空與唯識之學而無所不可。空有之交諍，僅供祕密者之莊嚴而已。初無所偏於二家，其力崇中觀，則以龍智而下，性空者多人密有以致之。

1 融攝世俗之佛梵綜合—尊卑倒置

行部與瑜伽部之成立，在融攝世俗邊，可謂佛梵之綜合，此於胎藏界、金剛界之曼陀羅可知。惟其中有可注目者，即以在家菩薩（天人）形之大日如來為中心，以金剛手等護翼之，釋迦及阿羅漢等，則退列於外圍。蓋以密者之見，印度之群神，自其本地言之，並佛菩薩之示現，為大日如來之內眷屬、大眷屬。應化身之釋迦及其眷屬，轉望塵而莫及。

以在家菩薩為中心，本大乘佛教必至之勢。顯教之文殊、淨名，以及諸大菩薩，無不有越出家聲聞眾而上之之概。惟祕密者以在家佛教之立場，不能發為人世濟眾之行，而融合世俗之神教，猶敢輕究竟之解脫道，唱釋迦不得成就，請教於天上之大日如來而後能證入之說，不能無感於尊卑之倒置耳！舊傳羅侯羅跋陀羅，即婆羅門學者娑訶羅，而龍智亦一長壽婆羅門。此時之佛教，常以佛化之婆羅門學者為其先導；其精神固已非僧非俗，亦佛亦梵矣！

雖然，行部與瑜伽部，猶以人形之大日如來為中心也。次以密乘行者，於胎、金之圓融大法界中，特契於金剛明王。以大貪樂為攝引，大忿怒為折伏；大貪大瞋而大慢，觀自身即本尊而修之。其中心之崇拜，為羅刹、夜叉，求其如大日如來之人形，亦不易得矣。

於此，吾人於古人之心境，似應有所諒解也。印度為神之世界，一切在神祕氛圍中。初以佛教之行而少衰，中印法難後，又漸復其繁榮。佛教以大乘入世之融攝，多少傾向於他力。迨笈多王朝興，婆羅門學者以梵我論為本，予人格神以論理之根據，增強溼婆、毘紐、梵天之信仰；下至一切世俗迷信，無不兼收並蓄，蔚成時代潮流。

以反吠陀而興之佛教，對此能無切身之感乎！聲聞之解脫行，不足以應群機，亦不足以暢佛懷。入世之菩薩行，雖理論已極於性空緣起，而菩薩僧之不立；政教形勢之限制，亦難以成入眾利濟之行。大乘唯有趨於隨機適應，專精禪思發通以濟眾之途。自性空以入形而上之妙有，自力以入他力，緣起以入唯心，無神而入有神，固有意無意而開始轉變者。馴致形成梵佛之綜合，一反根本佛教之精神。

然創始轉化者，似未嘗不知之。1《深密經》明說為五事不具之鈍根，說依他自相有。2《楞伽》明真常唯心，而謂：「言心起眾相，開悟諸凡夫……若說真實者，彼心無真實」。3《大日經》明祕密法，而謂：「劣慧不能堪，且存有相說」。古人非不知之，特欲以此為方便，攝世俗以向佛耳。其如始簡終鉅，真常唯心神祕之說，與生死心積習相應，乃一發而不可收拾也。

三、無上瑜伽

前三部之流行，笈多朝以來三百餘年事也。若無上瑜伽，則後弘於波羅王朝。

自伐彈那王朝傾覆，中印大亂，佛教之勢轉衰。有波羅王朝興，佛教乃賴以偏安五百年，而成一異樣之繁榮。東方有瞿波羅王，起而統一藩伽羅國，西取摩竭陀等地，創波羅王朝。王朝相承，凡十八世。夜叉波羅王為大臣羅婆斯那所篡，王朝遂亡。此十八世五百年間，崇信佛法，歷世不替。其尤竭誠護持者，凡七世，稱「波羅七代」。七代中，第四世達摩波羅王時，國力最盛，曾擴展至曲女城，於佛教之護持亦最力。王於那爛陀寺附近，建歐丹多富梨寺。又於北近建毘玖摩羅尸羅，即有名之超岩寺。道場百八，規模宏大，視那爛陀之八院三百房而過之，遂奪那爛陀之席，而超岩成最高之學府矣。

於此波羅王朝，一類無上瑜伽，初非人間所有者，始由密乘學者次第傳出。初有毘流波者，出那爛陀座主勝天之門，後從龍智學而得悉地。自後，曇毘醯流迦，婆日羅犍陀等，相繼得道。又有婆婆波、婆羅波、俱俱囉羅闍、喜金剛等出，並弘瑜伽及無上瑜伽五部。如《集密》、《歡喜金剛》、《明點》、《幻化母》、《閻摩德迦》等，均先後流布。及喜金剛弟子檀毘醯盧迦，又傳

來《佛頂輪》、《救度母輪》等，無上瑜伽已大體備矣。

佛元十二世紀後期，達磨波羅王在位，建超岩寺，密乘之勢益盛。王於「現觀莊嚴」派之獅子賢，弟子智足，特加欽崇，而密乘與隨瑜伽行之中觀師，相涉乃益深。智足遍弘前三部，及五種內道坦特羅，於《集密》之解釋尤工。然與護足之舊傳有異，《集密》因有所謂「龍猛傳」及「智足傳」之兩大流也。繼智足而為超岩寺主者，有然燈賢等十一人，通稱「調伏法坦特羅阿闍梨」。蓋皆維持智足之統，專弘《勝樂》、《閻摩》、《明點》、《歡喜金剛》、《集密》等無上瑜伽者。超岩外之密乘學者亦不少，如寂友之通前三部；覺密、覺寂之通前三部而特精瑜伽部，皆其著者。

第七世摩醯波羅王時，毘睹波始傳來《時輪金剛》，其徒時輪足弘之。密乘之學，發展至至矣盡矣。

十一世茶那迦王之時，名德濟濟，超岩極一時之盛，有「六賢門」出。六賢門者，東則寶作寂；南則智生慧；西則自在語稱；北則那露波，次以覺賢；中則寶金剛及智吉祥友。六賢皆博曉五明，專弘密乘，於無上瑜伽之「勝樂」，尤所致意。其後座主之佼佼者，有阿提峽師資，那露波師資等，以十七世羅摩波羅王朝之無畏現護為斯學之殿軍。王朝多故，教界落寞，餘勢已奄奄欲息矣！

四、綜觀秘密教之發展即鬼神崇拜而達於究竟

綜觀秘密教發展之勢，即鬼神崇拜而達於究竟。

1 事部

事部本為次第錯雜之傳出，後人嘗董理而統攝之，分佛部（上），蓮華部（中），金剛部（下）之三部。佛部以釋迦為部尊，文殊為部主；蓮華部以阿彌陀為部尊，觀世音為部主；金剛部以不動為部尊，金剛手為部主。雖意在融攝鬼神，而尊卑之勢猶存。此三部，就其所重而言之，則佛部為解脫相之佛；蓮華部為慈悲相之菩薩；金剛部為忿怒相之鬼神。世人之所崇事，唯此三類而已。此亦即以釋迦文殊之大乘深智，融西（北）方彌陀、觀音之慈悲柔和，東（南）方不動、金剛手之方便雄猛也。

2 行部

行部承之，綜合為三部，然佛部之釋迦，轉化為在家菩薩（天人）相之大日如來，秘密教

為之一變。化出家佛為在家佛，以為重人可，以之為重天尤當。其曼陀羅中臺作八葉蓮華形以象心，中為大日如來，四方為四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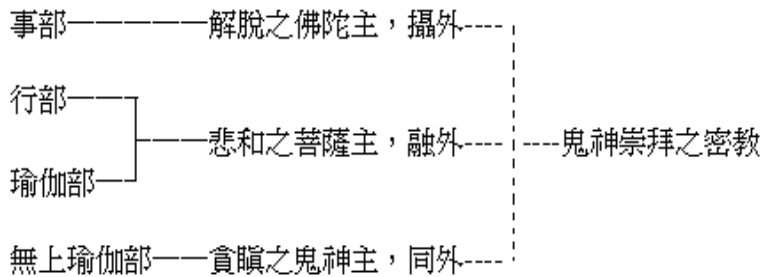
3 瑜伽部

瑜伽部即五方五佛說而開為五部——如來、寶、蓮華、業、金剛。其曼陀羅依月輪心中五智成五佛，一一出三輪身。即以大日（中）、不動（東）、寶生（南）、彌陀（西）、不空（北）——五佛為自性輪身。普賢、文殊、虛空藏、觀自在、金剛業——五菩薩為正法輪身。不動金剛、降三世、軍荼利、六足（即閻摩德迦）、大夜叉金剛——五大明王為教令輪身。

行部以三而啟五，瑜伽部明五以含三。以如來部為最勝，而如來為在家菩薩形；僧俗之形雖倒，人鬼之敘未失也。

4 無上瑜伽

嗣以學者特重金剛之調伏，乃流出「集密」、「勝樂」、「閻摩」等無上瑜伽。然諸部獨立，頗有無統之感。或謂五部統以金剛持之第六部，即以金剛持為最勝；亦即離去天人相之菩薩，而以鬼神夜叉之忿怒身為所崇，秘密教又一變。或謂波羅王朝時，國難教難相逼俱來，故特重金剛之雄猛法以制之。教法當機，義或近之。雖然，國難教難，五大金剛其能救之乎！



第三節 秘密教之特色

一、以世間心為解脫

密教多特色，承固有之傾向而流於極端者有之，融攝外道者有之。若以一言而罄無不盡者，則以「世間心為解脫」是已。

1 信師長達於極端

信師長達於極端，即自身妻女亦奉獻而不疑。師命之殺，不敢不殺；命之淫不敢不淫，此婆羅門所固有（讀《央掘魔羅經》可知），後期佛教所取用者也。

2 事火（護摩）

佛斥外道之事火，而教以事根本火（供養父母）、居家火（供養家屬）等。密乘學者又轉而事火（護摩）：求子、求財、求壽、求官，一切無不於火中求之，而酥、蜜、衣服、珍物，悉舉以供火之一炬，將以求其大欲也。

3 崇拜鬼神，供品有酒肉

佛世以依教奉行為最勝之供養，佛後亦供以燈明香華等而已。密教以崇拜者為鬼神相，其供品乃有酒肉。有所謂「五甘露」者，則尿、屎、骨髓、男精、女血也。更有「五肉」者，則狗肉、牛、馬、象及人肉也。以此等為供品而求本尊之呵護，亦可異矣。

二、密教要義

且置此等瑣屑事，試一言其要義。

1 心餘力絀之天慢

一、心餘力絀之天慢：密教以修天色身為唯一要行，念佛三昧之遺意也。自佛天合化，佛菩薩既示現天神身，龍鬼夜叉亦多天而實佛菩薩之示現。觀此天等之相好莊嚴，此自世俗假觀來。「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」，觀己身、天（即佛之示現）身之實性，此自勝義空觀來。此二觀，初或相離而終復合一，以身語意三密修之，即手結印契，口誦真言，意觀本尊之三昧耶、或種子、或本尊之相好，求佛天加持而有所成就。若直觀佛相，觀成而佛為現身說法，顯教大乘亦偶有之。然秘密者意不在此，雖或前起本尊，而要在信自己為本尊，觀己身為本尊，本尊入我中，我入本尊中，相融相即而得成就。天慢者，即以佛菩薩自居。此由他力念佛之渴望救護，自力念佛之我佛平等，極卑極慢之綜合，而以三密行出之。一切法真常本淨，不應妄自菲薄，應有堅強之天慢。自身即佛，而未嘗不自感其無能，乃唯求本尊之三密加持。質言之，信得自身即佛，而求諸佛三密加持力以實現之。此與初期大乘經論，信有成佛之可能，而但可於智深悲切之大行中得之，精神之相去遠矣！秘密者修天慢而即身成佛，如乞兒以富有自居，衣食不給，乃卑辭厚顏以求富翁之賜予，俾與富人共樂耳！何慢之有？

2 厭苦求樂之妙樂

二、厭苦求樂之妙樂：出家聲聞弟子，視五欲如怨毒，以「淫欲為障道法」，固非在家弟子所必行。然以性交為成佛之妙方便，則唯密乘有之。

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人佛智」，大乘攝化之方便。方便云者，且以此引攝之，非究竟，亦非漫無標準也。或者謬解「以樂得樂」，乃一反佛教之謹嚴樸質，欲於充滿欲樂中，成就究竟佛果之常樂。欲界欲樂中，淫樂最重；或者乃以此為方便，且視為無上之方便。惟是淫欲為道，密宗之舊傳我國而流入日本者，猶未嘗顯說，故每斥無上瑜伽之雙身法為左道密教。然特弘無上瑜伽之西藏喇嘛，則矜矜以妙法獨備於我已。

平心論之，此即「欲為方便」之極端，固於前三部見其緒矣。所崇事者，天身之佛。天有明妃（天后），佛亦仿之而有「佛母」、「明妃」，此即與「方便（悲行）為父，般若（智慧）為母」之大乘義相雜。金剛以表雄猛折伏，蓮華以表慈和攝引，亦一轉而為生殖器之別名。密教所崇事之本尊，無不有明妃。事部則彼此相顧而心悅，行部則握手，瑜伽部則相擁抱，無上瑜伽則交合：此固順欲界欲事之次第而成立者。

前三部雖有相視相抱事，而行者每以表悲智和合等解之。然無上瑜伽則付之實行；衡以密者之說，則「三昧耶」為表象，「法」為觀想，「業」為實行，固表象獨是而觀想實行之非耶？以秘密教之發展觀之，固不達此不止。吾人以秘密教為佛之梵化神化則可，尊信前三部而不信無上瑜伽則不可。何有智者，譽病人膏肓為健康，而歸死亡之責於臨終一念也！

無上瑜伽者 以欲樂為妙道，既以金剛蓮華美生殖器，又以女子為明妃，女陰為婆伽曼陀羅，以性交為入定，以男精女血為赤白二菩提心，以精且出而久持不出所生之樂觸為大樂。外眩佛教之名，內實與御女術同。

凡學密者必先經灌頂，其中有「密灌頂」、「慧灌頂」，即授受此法者也。其法，為弟子者，先得一清淨之明妃，引至壇場。弟子以布遮目，以裸體明妃供養於師長。師偕明妃至幕後，實行和合之大定，弟子在外靜聽之。畢，上師偕明妃至幕前，以男精女血（甘露）即所謂「菩提心」者，置弟子舌端。據謂弟子此時，觸舌舌樂，及喉喉樂，能引生大樂云。以嘗師長授與之秘密甘露，名「密灌頂」。嘗甘露味已，去弟子之遮目布。為師者以明妃賜與弟子，指明妃之「婆伽」而訓弟子曰：此汝成佛之道場，成佛應於此中求之。並剴切誨以一切，令其與明妃（智慧）入定，引生大樂，此即「慧灌頂」。《歡喜金剛》云：「智慧滿十六，以手相抱持，鈴、杵正和合，阿闍黎灌頂」，即此也。經此灌頂已，弟子乃得修無上瑜伽，其明妃可多至九人云。

西藏宗喀巴似有感於此道難行，故於無上瑜伽之雙身法，自灌頂以至修行，多以智印，即以觀想行之；然餘風猶未盡也。

解脫是所求，欲樂不欲棄；厭苦求樂而不知樂之即苦，乃達於淫欲為道。或云：印度有遍行外道，於性交為神秘之崇拜，佛教之有此，欲用以攝此外道也。

3 色厲內荏之忿怒

三、色厲內荏之忿怒：應折伏者則折伏之，菩薩之行也。密乘行者，特於無上瑜伽，其崇事之本尊，無不多首、多手、多角，腳踹口咬，烈焰熾然，兵戈在握，雖善畫鬼者，亦難設想其可畏也。

然以予視之，大丈夫一怒而安天下，猶非面目猙獰之謂，而況菩薩之雄猛乎！龍樹菩薩引偈云：「若彩畫像及泥像，聞經中天及讚天，如是四種諸天等，各各手執諸兵仗。若力不如畏怖他，若心不善恐怖他，是天一切常怖畏，……是故智人不屬天」。力不如則失雄威，心不善則失慈悲，其不堪崇事，固明甚也。密乘者以學出龍樹自居，而以猙獰之天形為所崇，不亦可以已乎！

總之，秘密者以天化之佛菩薩為崇事之本，以欲樂為攝引，以猙獰為折伏，大瞋大貪大慢之總和。而世人有信之者，則以艱奧之理論為其代辯，以師承之熱信而麻醉之，順眾生之欲而引攝之耳。察其思想所自來，動機之所出，價值之所在，痼疾其可愈乎！

第四節 印度佛教之衰亡

佛元八世紀以來，佛教外以婆羅門教之復興，於具有反吠陀傳統之佛教，予以甚大之逼迫。內以「唯心」、「真常」、「圓融」、「他力」、「神秘」、「欲樂」、「頓證」思想之泛濫，日與梵神同化。幸得波羅王朝之覆育，乃得一長期之偏安。

然此末期之佛教，論理務瑣屑玄談，供少數者之玩索；實行則迷信淫穢，鄙劣不堪！可謂無益於身心，無益於國族。律以佛教本義，幾乎無不為反佛教者！聞當時王舍城外之尸林中，密者於中修起屍法（可以害人）者，即為數不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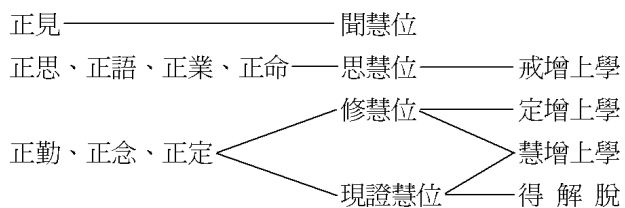
佛教已奄奄一息，而又有強暴之敵人來。佛元十四世紀初，阿富汗王摩訶末，率軍侵略印度，佔高附而都之。回教漸滲入印度內地，相傳侵入者凡十七次；每侵入，必舉異教之寺院而悉火之。佛教所受之損害，可想見也。於是恆河，閻浮河兩岸，西至摩臘婆，各地之佛徒，改信回教者日眾。

其佛教僅存之化區，惟摩竭陀迤東耳。迨波羅王朝覆亡，回教之侵入益深，漸達東印，金

剛上師星散。不久，王室改宗。歐丹多富梨寺及超岩寺，先後被毀；即僅存之那爛陀寺，亦僅餘七十餘人。佛教滅跡於印度大陸，時為佛元十六世紀。

佛教興於東方，漸達於全印，次又日漸萎縮而終衰亡於東方。吾人為印度佛教惜，然於後期之佛教，未嘗不感其有可亡之道也！

八正道



(中國) 龍樹、提婆，羅侯羅；

(西藏) 羅侯羅、龍友、僧護。

龍樹、龍智。勝天弟子毘流波，月稱弟子護足，亦從龍智學。

唐開元來華之三大士，並自稱受學於龍智。